

# 雪中,颤抖的小红帽

□郑旭东

初冬的清晨,凛冽的西北风吼叫在北方冰城的上空,风中夹杂着雪花飘洒在中央大街上。在霓虹灯的照耀下,雪絮如乱飞的萤火虫上蹿下跳,调皮地玩耍着。索菲亚教堂戴上顶白帽子,像一位久经沧桑慈祥的老人,静默地守候在广场上,等候着还在酣睡的和平鸽。松花江边迎风耸立的松柏,历经春夏秋冬季节狂风暴雨的考验,以它冬季里最迷人、最动人的美感在雪舞中挺直腰板,彰显更醇绿的颜色。

她,每天都是在这个时候,用一顶红色风雪小红帽盖住如雪的白发,给生病的儿子压好被角后,迈着蹒跚的脚步,轻轻地走出家门。

她,不是去休闲广场跳舞,不是去打太极拳,不是去喝一碗热乎乎的豆浆,她走向开得最早的早市。

她,怀里抱着一摞带有体温、昨天晚上刚刚做好的布鞋垫,到早市去把它卖掉,凑够今天给儿子抓药的钱。

她小红帽里面的头发和天空飘下来的雪花一样白,她的身后和中央大街上的面包石一样磨得沟沟坎坎,她的年龄比这百年老街仅仅小了三十来岁。

老人家姓杜,不忍心直呼她的名字,就叫她杜妈妈吧!

“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谊更长……”这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沂蒙颂》,曾经鼓舞几代人的心弦,抒发了革命老区的红嫂们热爱人民子弟兵的情深意重。

从小就生活在沂蒙山区的杜妈妈在这歌声中长大,从先辈妇女们的身上学会了坚强。她向往着北大荒的天高云淡,爱那“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生活,很早就同丈夫来到北大荒,儿子从小就多病,为了就医方便她不得不移居城市。老伴前几年走后,儿子又得重症肝硬化、肝腹水和肾病,治病花了老两口一辈子全部积蓄,政府为其办理的低保,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儿子的病始终没有好转。仅看病一项就占去绝大部分生活费。坚强,是山东人的性格;自强、自食其力,是东北人的品质,杜妈妈用坚强和自强撑起桥梁,托着这个家,延长儿子的生命。

“我别的也不会,做纯棉布鞋垫是我们山东老家妇女的一个传统手艺。”杜妈妈年纪大,不能去打工,儿子又脱不开手,她找人修好使用多年的脚踏缝纫机,求人买回来一些做棉服剩下的边角废料开始做鞋垫。晚上从六点钟开始,到十点多钟,基本上十多双鞋



垫就能做好。然后,她伺候儿子吃药、按摩、睡觉。到了十二点钟左右才上床睡一觉。早上,天还没有亮,就早早地到早市占卖鞋垫的地方。一双鞋垫两元钱,卖十双二十元钱,去了买布料的钱,挣十元左右,买最便宜的馒头,一个馒头八角钱,花去四元八角钱买六个馒头(这是他们娘俩一天的饭),剩下的五元六角钱,她小心翼翼地用纸包裹地放在内裤里,赶回家给儿子做饭。七年了,2000多天,除了狂风暴雨、鹅毛大雪、过大年外,在市场上天天都可以看见她那矮矮的身影,白头发,还有那顶小红帽。

杜妈妈做的鞋垫厚实、暖和,穿上不磨脚,特别舒服。她做每一双鞋垫都不糊弄人,在缝线机扎好针后,戴着老花镜开始一针一线地码边,然后,用电熨斗慢慢地熨平,有一点瑕疵都不拿去卖。她从来不讲价,合脚看着给多少钱都行,给多了钱还不收,有的时候找不开钱,就下次给。市场周围的人开始都感觉老太太怪怪的,怪的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天天蹲市场,谁家的孩子这样不孝心?怪的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家人,天天买回家的是馒头和豆腐。他们哪里知道啊,就是这个老太太,在早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古稀之年,还在用羸弱的身躯照顾重病在床多年的儿子。她说:“只要一天多卖出一双鞋垫,我的儿子就多活一天的希望。只要我活一天,就要给孩子治病!”

那也是一个清晨,冰城雷锋车队驾

驶员辛师傅出车路过早市,杜妈妈还是戴着那顶小红帽在风雪中守着她那一堆鞋垫,辛师傅问价格,老人朴实实地说:“合脚就看着给。”辛师傅看鞋垫好,想多给老人一些钱,老人拒绝了。这时,一位社区同志向辛师傅说了老人家中的情况,辛师傅的泪水顿时滴在手里的鞋垫上,他放下100元钱,消失在风雪中。

辛师傅回到车队后,将杜妈妈的情况向队友讲述了一遍,7位兄弟被老人的精神所感动,大家一商量决定义务帮扶老人:“您一个亲儿子病倒了,这回有8个编外儿子上门来了。”杜妈妈的家里多了哥们的踪影,他们陪老人唠嗑,给老人买米、面、菜等,老人回报他们那暖和的鞋垫。

今年冰城的雪特别大,天特别冷。虽然天冷雪大,这些天来,杜妈妈卖鞋垫地摊前却是温暖如春。

3名刚刚从黑龙江口岸探亲回南方的边防战士,在市场上找到了那顶小红帽,把老太太的鞋垫全包了。他们是在新闻报道中知道杜妈妈的情况,特意中途下车为的是买她的鞋垫,带回去给战友们穿,他们说:“穿老妈妈的鞋垫,站岗放哨心里暖乎,脚跟站得踏实。”

小孩子们来了,他们坐头班公交车赶来,父母过年给的压岁钱被他们提前要出来,特意来买鞋垫,杜妈妈急了:“我没有你们这么大哥的!奶奶晚上回家给你们做。”孩子们扔下一大把零钱跑了,红领巾闪动在人流中。

邻居的大嫂、大姐们来了,她们不是来逛早市,是来接杜妈妈回家吃饭。这些年来,杜妈妈为了省钱给儿子治病,每天都是吃馒头喝豆腐汤,根本没有吃过用油炒的菜,过去炒菜的手艺,在她脑海里根本就没有了记忆。大家送来的肉、鱼、海产品她根本不会做,大嫂、大姐们要给杜妈妈母子俩做一顿香喷喷的饭菜,过一个星期天。

杜妈妈哭了,泪水停在她那张布满沟壑的脸上。孩子病重病危,她没有流泪,她相信母爱会使死而复生;老伴走的时候,托付她照顾孩子,她没有落泪,她相信坚强会战胜一切;生活困苦,灯下做鞋垫,她的泪也没有流下来,因为,她相信,多做一双鞋垫,儿子就可以多享受一天人间的欢乐。这些天,冰城市民陆陆续续来看她,给她送钱,送吃的、穿的……她再也止不住泪水,她不停地哭:“求大家了,可别给我捐了,你们挣得也不多,也要过日子。我都这么大了,大家的情我这辈子怎么还啊……我还是卖我的鞋垫吧!”

还是这个冬天的清晨,杜妈妈又戴上那个已经戴了十多年的小红帽,抱着那个装鞋垫的三角兜又走向了早市,她还去卖她的鞋垫。

阳光下的冰城,雪白中飘动着那一抹红,红似晚霞,红似火焰……

作者 |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呼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在哈尔滨这座有着红色历史和岁月印迹的城市里,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冰城姑娘,从小就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家里有个大大的戏匣子,是我爷爷奶奶的宝贝。他们常常在闲暇时光打开它,听上一段他们最爱的二人转。每当那些熟悉而悠扬的旋律飘荡在耳畔,爷爷奶奶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着,偶尔还会跟着哼唱几句。我就搬着小凳子静静地坐在他身边,沉浸在这独特的氛围中,被老一辈人的幸福日常包裹着。

爷爷最爱讲故事。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跟着队伍打仗去了,他的匣子里有一堆奖章。他总会摸着我的头,给我讲他们打日本鬼子的故事,讲他们怎样去侦察、占领新的阵地。奶奶便会笑着说好汉不提当年勇,爷爷反驳道,这可不是炫耀,这是孩子该了解的历史,家乡的历史,不可背弃的历史。所以我的童年有法宝三件一直陪伴着我,那便是:戏匣子、小板凳、爷爷的故事。

上中学时的一个周末,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夏天,爷爷奶奶带着我去剧院看了龙江剧《松江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舞台上的真人表演,那是一部关东大戏,讲的是咱东北人不畏强暴、舍生取义跟敌斗智斗勇的故事。爷爷奶奶看得很入迷,我也深受震撼。舞台上的演员们生动的表演诠释了爷爷奶奶口中的那个年代,如此艰辛、如此坚韧,现场观众无一不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力量和东北人民的英勇不屈。从剧院中出来爷爷感慨地说,演得真好,这比听戏匣子过瘾多了!奶奶回应道,现在生活好了,可以去剧院看戏了,人家演得可比你讲故事精彩多了。我只顾咯咯笑。

时间一点一滴走,我慢慢长大,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戏匣子不再唱了,爷爷也很少再提过它,奶奶依旧在做饭时会哼唱她爱听的龙江剧《荒唐宝玉》。有一天,我忽然想找我的小板凳,发现它在角落积满了灰。长大后回想那段时光,我感觉也是从那时开始,平日里去爷爷奶奶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跟他们嬉笑打闹的时候也慢慢变少了。只有在学业不忙时,会抽时间陪在他们身边,每次去我都会模仿爷爷当年的样子,讲爷爷的故事,哼着戏匣子里的曲调;我知道,他们看着我搞怪滑稽的样子,会开心。

我们“90后”的孩子是幸福的,科技迅猛发展,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曾经有很多次可以去其他城市发展的机会,可我都舍不得离开,也许是因为舍不得,是的,我舍不得。朋友们陆续地离开,大家会说我该去个新地方转转,去北上广看看,我只笑不语。在我的心里,家乡哈尔滨也在变化着,大到城市发展,小到家庭结构。唯一不会变的,是爱,是家人之间的爱,还有我对这座城市的眷恋。

# 听戏长大的冰城姑娘

□揣瑞

还记得考大学时,我挑了个本地大学传媒类的专业,没课的时候带着我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游哈尔滨,看龙江剧,充当导游。就业后,我从事着为本土文化宣传的工作,与冰城传统文化一起成长着。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找了个本地小伙,在冰天雪地里谈恋爱,生了俩冰城宝宝,现在每逢节假日便带着我的家人去探索家乡的未知。

听戏长大的冰城姑娘,已为人母,曾经,爷爷奶奶领着我去剧场,现在我会开着车,带着他们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去看戏。看到精彩的地方,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们,大爷爷以前就这么英勇。老同志抿着嘴笑,带着骄傲。在这座城市的庇护下,我的小家温馨、快乐,我很感谢从戏匣子里走到了舞台上的龙江剧,感谢它纽带般的存在,在我深爱的这片土地上与我的孩子们相伴着成长。

建党百年,举国同庆,爷爷奶奶早早就惦记上了《木兰马旭》这部龙江剧,与以往不同的是,不是打开戏匣子、没有去剧场,这回我打开了手机在家里看起了演出直播,把画面投在4k的大电视上,爷爷奶奶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客厅,看着主人公感动中国的精彩人生经历,老人看得入神,孩子们也安静地看。看完这部剧,感慨的换成了我,原来那个坐板凳听戏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我开始给孩子们讲情节梗概,讲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不同。回头看到爷爷奶奶微笑着看着我,好像在说那个曾经坐小板凳的姑娘长大了。

那年冬天爷爷走了,“爷爷的故事”已经印在了我的心里,我与他的战场不在同一个方向,却为着同一方土地,便是我们的家乡。我会带着我的孩子们,为这个崭新的时代喝彩,为创造更好的时代去努力,这便是爷爷曾经说过的要探索的远方。

我们的人生与哈尔滨环环相扣,无比光荣浪漫。冰城哈尔滨,没什么简单,它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年轻的一代去探索,同样有厚重的历史等着年轻力量来传承,两者融会贯通,这座城市将会更加美好。

作者 | 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工作人员

塞葱的祸。这回下水道通畅了,矛盾自然解决了,我们还是好邻居。”

“呵呵!”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晚上我跟儿子数着这次小区改造解决的项目:解决了墙面渗漏问题、墙体保温问题、冬季供暖问题,还解决了下水堵塞问题,新安装了燃气管道,还安装了电子门、门灯。老伴也抢着说:“粉刷了走廊、院子里修建了花坛,还安装了健身器材。”儿子兴奋地说:“这回咱们小区的环境可真宽敞漂亮了!”全家人高兴地议论着,满脸都是开心的笑容。

儿子对象来了,看到老楼房不仅生活设施进行了更新改造,而且楼外墙还贴上保温板,装饰了欧式造型,新颖美观,犹如新盖的楼房,也格外高兴,瞅了一眼我儿子对我说:“阿姨,我们改主意了,我俩决定就在咱家这套房子结婚,不贷款买房了,你们每年夏天就从海南回来,我们一起生活多幸福啊!”

不用我张罗,他们自己就找人装修房子、购买家具。婚礼在今年“五一”隆重举行。看到一对新人幸福的笑容,我庆幸他们赶上了好时代!

作者 |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航空事务中心退休职员、副高级研究员

# 儿子的婚房

□周丽纯

今年“五一”,儿子欢欢喜喜结婚了。他们对漂亮的婚房,露出满意的笑容。我也无比欣慰,嘴上的水泡也消失了。因为他们之前是不愿意在这套房子结婚的,让我没少上火。

那是去年,我看儿子和对象相处两年多了,年龄也都过了而立之年,就张罗让他们结婚。我准备把自己住的两居室房子倒出来给他们当婚房,我和老伴去海南的房子养老不回来了。可儿子和对象都嫌这套房子太陈旧,环境也差,不喜欢在这里结婚,准备贷款买新房。他们到处看房,婚期迟迟没有定下来,让我跟着心急。

先前我家的房子是挺让人堵心的。因为楼房是老道外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年久失修,室内很多设施都不能使用,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最让我堵心的是厨房下水管道经常堵塞的问题。就说去年年初,一天,我做晚饭时,忽听房门被敲得当当响,老伴急忙去开门。

“大姐,我家厨房下水管道返水了,你是不是往水池子里倒水了?”二楼邻居一进门就怒气冲冲地问。

“我住在三楼,都不能倒水了吗?”我陪着笑脸问道。

“厨房下水总管堵了,谁家也不能使用,否则就往我家返水!”

“这做饭总去卫生间倒水,谁能受得了啊?”我发怒地说。

“你受不了也得受,咱们楼就这种情况。告诉你大姐,我家厨房要是再往上返水,我就让你包赔损失了!”说完“咣”一声摔门走了。

看邻居这个态度,我也很生气,又很无奈。我对老伴说:“这也堵、那也漏,也不怪儿子不同意在这房子结婚,真是太不方便了。”

“不行把这房子卖了吧,给儿子买新房结婚,正好他们要贷款买房呢。”

“那得多少年才能还完贷款?”

“等儿子从外地回来商量商量吧。”

我们老夫妻俩为这事深夜还没入睡。

一天我上街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急忙打车往家返,生怕阳台漏水滴到楼下邻居。回到家赶紧查看,我的天啊,雨水顺着阳台墙缝往下流!鞋盒子、蔬菜,全被雨水泡湿了。我赶紧把地上的东西都拿起来,又拿抹布不停地擦拭墙根的雨水,直到雨停了,阳台的地面才算擦干净。这种情况,每年都遇到几次,不及时收拾就会漏到楼下去,弄得两家别扭扭扭的。

儿子说这房子住得真是堵心,咋结婚啊?他对对象说,还是贷款买新房吧!老伴说,等等吧,我看政府有“旧改”。

一天我坐在沙发看手机,突然一条消息跳出来:“居民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政府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了,过两天就派工程队到我们小区施工,请

各家留人,做好准备!”当我看到社区群里发来的这一消息时,高兴得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声地对卧室里的老伴说:“咱们小区要更新改造了,太好了!”

“我就说早晚得‘旧改’,政府心里肯定记着这事儿呢!”老伴兴奋地说。

施工队首先解决居民们的燃眉之急,把小区内下水道进行了清淤。将居民家里锈迹斑斑的铸铁下水管拆除,换成了新型的塑料下水管。这项工程完工后,当晚做晚饭下水道就畅通无阻了。我堵着的心也见亮了。

紧接着施工队又开始挖沟铺设燃气管道,同时更换了暖气总管。想着有了燃气,做饭就更方便了;换上新的暖气管,房间会更温暖。我的心又畅快了许多。

后来施工队又来到楼顶整修了房盖,换上了新的水漏子。逐家查看阳台漏水情况,进行修补。施工人员把我阳台墙缝漏雨的地方都用泡沫胶进行了封闭。正好那天下雨,实际检验了一下,阳台真的不漏雨了,我的心是彻底畅快了!哼着歌四处溜达。见到施工人员连声道谢。工人笑着说:“阿姨不用谢我们,要谢就谢政府吧!”

“对,对,应该感谢政府对我们平民百姓的关怀!”我拍了一下手说。

一天我在院里见到了二楼邻居:“小妹,以前大姐给你家添麻烦了。”

“大姐,不怪你,都是下水管道堵